



5月2日,冒着蒙蒙细雨,郝晋新带领着创新工作室的成员们,对淮南孔李淮河大桥工程施工中关于采空区桥墩固定的攻关课题进行最后一次现场数据核查。

大国桥工

本报记者 于文国 摄影报道

5月2日上午,中铁六局淮南孔李淮河大桥工程项目总工程师郝晋新正带领着创新工作室的成员们,对淮南孔李淮河大桥工程中的攻关课题进行最后一次现场检查和取证。

淮南孔李淮河大桥工程是目前我国淮河干流设计指标最大的桥梁工程。2013年12月26日动工后,由于地处过去的淮南煤矿采煤区,施工时地下200米至300米处出现了悬空和因淮河淤积而成的复杂地况,致使主要桥墩施工的地下部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针对这项我国建桥史上从未有过的先例和难题,郝晋新带领着一支平均年龄只有35岁的职工创新队伍,于2014年1月到路桥公司淮南孔李淮河大桥工地上展开科技攻关,通过采取更换钻机类型、在钻头上加压轮、采用高压旋喷桩护桩等措施,最终攻克了桩基础施工中遇到的难题。他们结合攻关总结出了《采用WJQ40m/160t桁架双梁式架桥机侧面喂梁、架设施工工法》、《水刀法》、《回旋钻机钻头加压》等新方法,并且有一项通过国家的专利申请。

如今,“郝晋新创新工作室”正式挂牌。这意味着,今后这些年轻的大国桥工将挑战更多的工程难题。



创新工作室成员们对工地采集回来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



郝晋新创新工作室挂牌。

工地里的两代农民工

黎寒池 摄影并文

在广西柳州市马鞍山脚下,危岩处理工程队的工棚里,50多岁的罗师傅对工程队里的“90后”年轻仔的生活方式很难接受。他说:“平常工作这么辛苦,一发工资就拿钱出去耍,一年下来一点存款都没有,还常常到处借钱。”

同样被城里人称为“打工的”,但“60后”与“90后”彼此的思想、追求、价值观却有着很大的区别。老一代认为新生代“吃不起苦”、“追求享乐”、“不知道脑子里想些什么”,新生代则往往反嘲对方“土”、“跟不上时代”、“死干活”……

4月30日,记者跟踪采访了“60后”和“90后”两个截然不同的外来务工群体,用镜头记录下这份特殊的民工私生活视觉档案。

“60后”罗师傅原是一名隧道工,后来进了危岩处理工程队。与峭壁上麻利而又紧张的工作不同,每天下班返回工棚后,他做每件事情总是慢悠悠的,以便更好地打发时间。

“下班了,最大的感受就是寂寞、寂寞,还是寂寞!”罗师傅说,回到工棚,除了吃饭就是睡觉,中间大把的时间都是在无聊中度过。

和罗师傅一样,老一代外来务工者习惯了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单调生活。因为他们有个信念,就是赚钱养家,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为了家庭,他们已经



工棚里,手机不离身的大多数是“90后”。



“60后”农民工的“开工宴”。



无聊的时候,小飞就会找朋友喝酒。



在老一代农民工的生活中,节俭在每一个角落。

不奢望什么精神需求,只要能顺利地拿到自己的血汗钱,就心满意足了。

工棚里举办开工宴。按照行业的老习惯,这天要拜“土地爷”、吃狗肉,为接下来上山工作祈福。狗肉加青菜,还有白酒,这就是工人们眼里丰盛的开工晚宴。不爱喝酒的罗师傅饭后离席,剩下的便是爱凑热闹的“酒鬼”。恰好工友买了影碟,罗师傅和大家围在小桌旁看电影,这是他们打发时间最常用的方式。

“工棚恰好在公园里,如果不下雨,我们还可以到外面看她们跳广场舞。”说到这里,罗师傅乐呵呵地笑了。他说有时候还能跟着跳上一段,或者跟着工友到山的那边去唱首歌,这便是最大的满足。

在阳和工业园区里打工的1996年出生的小飞是一名流水线工人,每个月挣3000多元。一年前,他告诉记者,家里为了建新房子,从银行贷款了两三万元,还向亲朋好友借了一万多元。“我跟爸爸说,每个月寄两千元回家,直到帮家里还清贷款。”

然而,近日记者再次联系到小飞,问起一年前的“豪言”实现没有。他笑着说,现在每个月那点工资都不够花,哪里还有钱寄回家。

与老一辈农民工十分节俭不同,许多90后外来务工者甚至被打上“月光族”的标签。苹果手机、团购消费、信用卡透支……这些城市生活的关键词,如今已与他们密切联系起来。

在小飞的出租屋里,除了出现游戏界面的台式电脑和一张床,屋里的角落全被各种酒瓶占据。

“我也想改变目前的单调生活,却没有办法。心里彷徨、无聊时,我便和朋友喝酒。”小飞说,前段时间,和朋友去KTV唱歌结识了现在的女朋友,“喝酒少了,花钱却更多了”。